

长篇军旅小说『金戈』丛书

主编·朱向前

老加·著

风

FENG

JUANQI

卷

CHANGPIANJUNLU
XIAOSHUJINGECONGSHU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WENYICHUBANSHE

旗

这是一群热血军人
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迷恋着自己的事业
八面来风与军人天职
冲击、碰撞。有迷惘却不失奋进
将门之后与农家子弟
是朋友也是对手
是友情还是爱情
有卓越也有尴尬
从一个秋天到另一个秋天
军人的心和血永远鲜红

七

主编：朱向前

长篇军旅小说『金戈』丛书

北岳文艺出版社

风卷旗

CHANGPIANJUNLU
XIAOSHUOJINGECONGSHU
BEIYUEWENYICHUBANSHE

老加·著

社 长: 马森彪
总 编 辑:
责任编辑: 李 刚
复 审: 张秉正
终 审: 胡晓青

风 卷 旗
老 加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经贸委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 字数: 225 千字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册

*

ISBN 7—5378—1719—7

I·1679 定价: 14.00 元

奎文丛书

序

□ 徐怀中

在我的印象当中，北岳文艺出版社向来对扶持出版军事题材图书有着特别的热情。记得还是在八十年代初，新时期的军事文学刚刚启动不久，他们就派出了富有经验的资深编辑高鲁同志专程来到北京，找到部队一些老同志约稿，此后不久，便出版了包括寒风同志的长篇小说《淮海大战》在内的《现代军事题材小说丛书》，对当时军事文学的进一步繁荣发生了很好的影响。九十年代初，北岳文艺出版社又投入大量人力和财力，组织编辑出版了反映我军历史上著名战例的四卷本二百余万字的《百战图》，由张震上将作序，还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首发仪式，也获得了很好的社会反响。一家地方出版社，能以如此长期持续不断的

印数：1——8000册

ISBN 7—5378—1719—7

I·1679 定价：14.00元

八九十年代之交以来，由于社会环境和文学环境的急剧变化，文学的发展遇到了很多新的挑战和问题，军事文学也不能例外，它在八十年代中期的繁荣景象已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成了渐渐远去的历史背影。近年，为了重振军事文学的雄风，部队各级文化领导部门、各大单位创作室、军队出版社等方方面面都在出主意想办法，也出台并且正在落实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据我所知，这两年借着江泽民总书记提倡抓长篇、影视、儿童文学“三大件”的东风，全军组织了一批作家开始主攻长篇创作。今年初，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已经推出了首批六种，这无疑是一个好兆头。根据以往的经验，军事文学的创作，适当地采用一下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集团运作方式，往往还是能奏效的。这也可以算是军队作家的一种整体优势吧，而这个优势又是由军队自身体制所决定的，它有利于凝聚队伍，激发斗志，协同攻坚。七十年代末期，总政组织全军作家分期分批到南线体验生活从而产生了一批好作品，就是一次“集团冲锋”的成功“战例”。在当今军事文学普遍不大景气，作家们有点呈“散兵游勇”状态的情势下，以组织丛书等形式来召唤大家，也不失为新形势下的一种有效办法。它有可能打破沉网，开创新局面。但是，真正当全军的多数作家都动起来了，尤其是有相当一部分投入长篇创作之后，仅仅靠为数有限的几家军队出版社的配合还是远远不够的，它还需要全社会的广泛支持，需要“军民共建”，联手“作战”。当此之时，北岳文艺出版社的同志们能主动和部队作家合作，确实让我感到了三分意外和七分欣喜。

现在，经过作者和主编朱向前以及编委会同志一年半的辛勤劳动，“长篇军旅小说《金戈》丛书”首批《遍地葵花》、《飞越盲区》、《无帆的海船》、《风卷旗》、《准备离机》等五种很快就要和读者见面了。在我看来，这套丛书的突出特点是一个“新”字。一是作者队伍新，陈怀国、石钟山、赵建国三位都是六十年代以后出生的军旅小说新秀，徐锁荣、宿聚生两

位虽然略为年长，但也还属于新近“杀”出来的。这些年来，我多多少少地接触过他们的一点小说作品或影视作品，感到他们都有扎实的部队生活体验，在艺术上也各有自己的追求，并且正在逐渐趋于成熟。这次，他们大多是第一次尝试长篇创作，就已经达到了这样的水准，实现了对各自以往创作的总结或突破，确实可喜可贺。他们以新人的阵容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手笔，新的气象和新的生机。二是作品内容新，五部长篇不仅分别取材于陆军、海军、伞兵、飞行员和军队院校，显示了题材的多样性，而且更为可贵的是，它们大都侧重于通过九十年代的军营生活，揭示出了当代军人的新的追求，新的渴望，新的情感世界和新的精神风貌。军事文学创作的新人和新的军事文学人物形象，二者恰恰是当前振兴军事文学大业所期待的，是军事文学在二十一世纪持续发展的长远保证。通过阅读这些作品，我对我们的军事文学更有信心。为此，我要衷心感谢几位作者，感谢北岳文艺出版社和《金戈》丛书的全体编委，并且希望《金戈》丛书越出越好，办成军事文学的“名牌”和精品，为跨世纪的军事文学做出更大的贡献。

一九九七年四月十八日于北京

第一章

只有到了过节的时候，大院子里才会有这种热闹的气氛。今天是国庆节的前一天，离下班时间还有一刻钟，班车站就已经站满了等待的人。有一小部分是女军官，已然换了鲜艳的便装，手拎着节日发的鸡蛋、色拉油、火腿肠等物，等着进城回到父母或者丈夫孩子的身边。而更多的则是那些手里同样拎着东西、胡子拉碴的男人们，他们内心里怀着隐秘的幸福感在这里迎接从城里返回的班车。那两辆大通道似的轿车，将如返航的船只，载回他们的亲人，家属和孩子，载给他们一个温馨的节日，一个可人的家。

一般说来,在日常生活的五大节日中,国庆节是部队营院里最具过节气氛的一个节日。春节学员放假,干部们也大多千里省亲,大院里人去楼空,一院子人走得过了半,热闹不起来。五一事儿正多,八一太热,元旦年终岁尾,一边感于时光如梭,一边还要忙于总结收尾,也都无心过节。唯有这国庆节,不仅意义重大,而且此时天高气爽,大地收获,人亦处于一年中的金秋,又与传统的中秋节挨得很近,气候好,心情也好,因此此时最宜过节。因此这一天就如百鸟归林,奔波在外的大院家属们都纷纷往家里奔了。平时工作离大院较远住在城里的家属理所当然地要赶回来,就连那些家住距此不远的南京、合肥、徐州等附近城镇的营以下军官的年轻家属们,也都纷纷打扮得花枝招展,美艳动人,抓紧这宝贵时间,拖儿携女,来营院和丈夫小聚。

政治部副主任成天来踩着下班的号声出了办公楼,双脚却不自主地往班车站的方向走。成天来手里是空的,政治部历来在过节时很少发东西。他当然也不会扎堆在这一拨“接驾”的人群中,一方面是他这“学院政治部主要领导”的身份让他有所顾忌,另一方面,他还拿不准妻子会不会回来。这是最让他尴尬的因素。成天来选了一个便于隐蔽的地势,站在中心花园一侧的拐弯处,背倚着花园边缘的塔松,前有齐腰的冬青树篱,头顶上方则是一株如盖的女贞子,夕阳斜泼,从枝叶间点点滴滴地洒在成天来略带忧郁的脸上。

分别开自城市两个方向的两辆班车都先后返回了。下车的大多是女人和孩子,像叫喳喳的鸟儿似的,被那些握惯了武器的大手牵着,走了。

看样子舒雯是不会回来了。两辆班车都已经空了,成天来内心惆怅,正准备掉头走开,却见伴着气门的啾啾声,一个高大的身影

跳了下来，成天来仿佛被人从后背顶了一下，一下子挺直了腰杆：不会是他吧？

随着“赵一江”三个字从他的大脑里闪过，成天来吱的一下吸了一口凉气。他感到下门牙的牙根处微微发酸。这种感觉成天来在每年初秋青苹果上市时常有。

赵一江差不多还是老样子，寸头，头发谈不上浓密，但却根根粗壮，仿佛士兵列阵似的围颅而立，浓眉，眼不大，却精光四射，脸上皮肤粗糙，肤色偏深，这样的一副脑袋放在他一米八二身高的双肩上，那便是一股夺人的英武之气。行装亦出奇的简单，左手提一个黑皮箱，背上是一个迷彩背囊，三接头皮鞋，夏常服军裤，米黄衬衣打着军用领带，外面罩一件紫红色的夹克衫。再简单利索不过了。只是身上那件唯一非军品的夹克衫，无论是从颜色、光泽，还是从质地上讲，都堪称精品。这同样凸现了赵一江的与众不同之处。

成天来没想到赵一江来得会这么快。由总部下达的任命赵一江为T学院副院长的正式命令昨天才刚刚到达学院，赵一江今天就到了，而且是一声招呼没打，单枪匹马，坐着班车杀到学院。这位三十六岁的副师职新锐干部，其咄咄逼人的迅猛势头，一下子就逼近了成天来。

在班车站靠办公楼一侧横着一个半圆柱状的减速障碍。这样的减速坎在伸向学院纵深的道路上随处可见。它们对限制车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也给行人特别是骑车的人带来了麻烦。赵一江一只脚刚刚跨过障碍，另一只脚没有跟过来。显然，他在想下一步该先到何处去。在这种大过节的时候，谁都可能有自己的安排，他只想找个地方先住下来，利用这两天摸摸情况，尽可能不惊动任何人。

但成天来已经被惊动了，他没办法不伸头了。他绕过冬青树

篱，截住了赵一江，也不说话，只把右手伸给他。赵一江又惊又喜，握住成天来的手，笑道：“没想到第一个遇到的就是老同学，我想你一定不是来接我的吧？”

成天来：“我想接的人没有接到。”

赵一江：“不想接的人却接到了。”

成天来忙摇头：“这后一句话是你自己说的。”

赵一江：“我来得太突然，带我去招待所吧。”

成天来：“看样子我老婆今天是不会回来了，你还是跟我走吧。趁你还没有正式成为我的领导，我们老同学好好叙叙，过了这两天，我们上下级关系就明确了，那时我再让你住到家里来，就有拍马屁之嫌了。”

赵一江没有别的选择，只好跟着成天来走向家属区。

成天来本来就比赵一江早当两年兵。成天来当兵那年已经满了二十岁，而赵一江当兵时还没有过他的十七岁生日，这一反一正，赵一江在岁数上就占了很大的优势。两人同在一个师的两个团，驻地却很远，真正的相遇是七十年代末的南线战场上。当时，成天来是步兵连的连长，赵一江不过二十刚刚出头，已是坦克一连的代理连长。成天来说他少年得志，赵一江却说，他爹像他这么大的时候，已经指挥一个团渡江作战了。成天来心里便觉得不是滋味，将门之后，他们想做什么就能做成什么，兴插队的时候，他们便插队；兴当兵的时候，他们从插队的地方直接当了兵；现在有了打仗的机会，他们又来打仗了。以后呢，还会是这样的，他们总是走在时代的前列。

成天来所在的步兵连配属给赵一江的坦克连协同作战。南方异国的地势险恶，道路崎岖，极不适宜坦克作战。而对于猫在坦克

底座上的步兵来说,更是苦不堪言。常常被大幅度的颠簸甩下车来,还有的被摔在浸过毒汁的竹签上,扎成重伤。成天来苦思良策。在一次夜间穿插战中,成天来让战士们带上背包带,一头连着武装带,另一头系在坦克炮塔的拉手上。一夜鏖战,部队数番冲锋,天明时分,血淋淋的场景使成天来目瞪口呆:固定在坦克上的一连士兵,幸存的只有十九人。那些被敌军从山洞里射出的子弹击中的士兵们,以各种姿势悬挂在坦克上,情形悲壮、惨烈。成天来一个又一个抚着战友的伤口,试探他们的鼻息,喊着他们的名字,嘴里大声叫喊:“你们说话呀,你们怎么不说话啊?!”

赵一江从坦克连的指挥车里跳出来,也被这惨烈的场景惊呆了。他看看这些牺牲的战友,又看看悲恸欲绝的成天来,明白了一切。他二话没说,冲过来照着成天来的下巴就是一拳。这一拳打得好狠,打得成天来的两个下门牙牙根松动,从此让成天来与水果绝了缘:一吃酸的牙就疼得厉害。甚至看见初秋上市的青苹果也会倒牙。

南线之战成天来和赵一江都没有战功。部队要撤出战场了,赵一江觉得仗没打好,打得窝火。这时赵一江听作战股的一位参谋透露,团里要就地销毁一批冲锋枪子弹。就如每一次冲锋陷阵一样,赵一江坚决要求上级把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坦克一连完成。司令部批准了他的请求。坦克一连把成箱成箱的子弹搬到山洼里,赵一江让成天来带上他的十九个兵一同来到山洼。赵一江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果你有气,就在这里撒吧。”成天来便和赵一江一样,平端着冲锋枪,红着眼睛咬牙切齿,把一梭梭的子弹连同满腔的悲愤,全都打进了山洼的红土地里。

有时同一件事却对两个人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吹吹被枪管烫红的掌心,走出丛林,赵一江仍然是一条顶天立地的汉子。但是

对于成天来，这一顿扫射似乎也同时泄尽了他身上本就不多的阳刚粗猛之气。他变得沉默寡言。回国不久就上了军校，他们这一批受过战火熏陶的连队干部中的精华，被送进了刚刚成立的 T 特种兵学院。成天来和赵一江又一次走到了一起。他们住进了一个宿舍，赵一江住上铺，成天来住下铺。两人又在一起厮磨了两年。

成天来把赵一江的背囊和提箱放在门厅，问了一句：“想吃什么？不过我得先声明一句，不要期望值太高。”

赵一江想了一下，说：“那就面条吧。不过我也有个声明。”

成天来：“愿闻其详。”

赵一江：“人的饭量和身高成正比。”

成天来笑道：“这一点在十年前你我在这里同窗共读干部进修大专班时，就已经领教过了。”

赵一江见家里静静的，便问：“你老婆和孩子呢？”

成天来搪塞了一句：“舒雯单位有活动，今天回不来了。平时孩子跟着她，在市里上学方便。”

趁主人在厨房里做面条的间隙，赵一江浏览了成天来的家容。

成天来的家陈设非常简单。一切都是八十年代初军人之家的朴素风格，地板没做过还是水泥的。没有地毯没有地板革这自不必说，从卧室里的床、衣橱，会客室兼书屋的书桌、书架，到饭厅里的圆桌、凳子，都是当时能在营房低价买到的。十四寸的金星彩电，冰箱是单门的，洗衣机是单筒的。长沙发用布蒙着难以看出它的质地和本来面貌，但从它庞大、夯实的外形上看，应该是八十年代中期的产物。唯一能显示九十年代初崇尚优美、实用和流线型风格的是一个浅红色的风扇，它放在成天来三屉桌的左首，上面落了一层淡淡的尘土，显然秋天一到，它就要退居二线等待来年复出了。

成天来显然对这些比较敏感，百忙中仍从厨房中探出头，说：

“咱们贫下中农出身，一直是这么艰苦奋斗过来的。这一点你是知道的。”

赵一江摇摇头，说：“简单并不能说明你成天来作为领导干部的廉洁奉公，不管怎么说，凭着你革命二十余年，靠你的工资，也是可以把家弄得更有现代气息一些的，这只能说明主人对它的无心和疏懒。”

成天来把一大汤盆的面条放到了桌上。

想了一下，毕竟是过节了，又是老同学久别重逢，怎么也该喝上两杯。柜子里有酒，有时有人来，顺带给他捎上两瓶家乡酒，只要不是太名贵的，他就收下了，他担心一味的拒绝会伤害了别人。只是这菜却怎么也没办法搞得像样了，找了半天，找出大半包两块钱一袋的五香花生米，一包榨菜，两根火腿肠。

尽管成天来对于赵一江的饭量已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但是当他一手握着酒瓶、酒杯，另一手端着一个大拼盘来到饭厅时，他还是吃了一惊：赵一江已经把一大汤盆的面条吃完了。而这些面条他原是准备两个人吃的。

赵一江端起汤盆将面条汤也喝干净了，然后抹了把嘴，说：“再盛的时候，给我弄两头大蒜来，还要多放点醋。”

成天来不好意思说面条下的少锅已经干了，采用围魏救赵之术，说：“先喝酒，先喝酒，吃得太多了就喝不进去了。”给杯子倒满了酒，又说“我平时在食堂就餐，家里不备存货，你又来得突然，就这么对付着吧。”

好在赵一江并不在意这些。来T学院任职之前，赵一江是野战部队的团长，早就习惯了这种野灶式的生活。两人也不用谦让，谁喝干了谁倒。

赵一江又喝了一大口，然后抓一把花生米，把皮退了扔两颗在

嘴里，对成天来说：“还记不记得，在训练场时我们也是这样偷偷喝酒的。”

成天来说：“不是我们，是你。只有你才这么馋酒。”

赵一江说：“让你喝你也没有谦虚过。”

赵一江、成天来在 T 学院就读两年，差不多就有一年的时间是在野外度过的。训练场设在远离学院本部百余里的山区，从空间上说有射击、驾驶、战术三个训练场，连绵约二十里；它还是一个行政机构，即场部，属正团级单位，负责学员野外训练时的供给工作。他们在这里一呆长则两周一月，短则三、五天或一周，遍读了那里的山水草木、鸟飞云飘。虽不如新穿军装的学员那样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却也在此埋下了驭甲领兵的凌云壮志，单等雨润露滋日照风吹，它便会如种子那样生根发芽。

只有军人才能体味到这种野外生活的战斗豪情和野趣。白天在训练场上摸爬滚打，在想象中让两军对垒，挥戈厮杀，难解难分。到了晚上，教员们总会给你一点时间放松一下，让你把在训练场上没有用尽的斗志在扑克牌或是楚河汉界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如果还有余勇可沽，那么在熄灯之前，还可以挽起裤腿，到河边捕上一兜龙虾或螃蟹回来，跟场部食堂里的小老乡商量商量，只要用清水一煮，便是一盆上好的生猛河鲜，如果中队干部不是盯得很紧的话，偷偷地抿两口白酒，回去放头大睡，那种感觉是多么惬意啊。

往事不堪回首。在 T 学院的两年中，赵一江大出风头，一直是专业课的尖子，连续两年的优秀学员。而成天来一直默默无闻，他是步兵出身，只在坦克的底盘上溜边站过，那里面是什么样子还是到学院以后才知道的，因此课就上得吃力。

对成天来、赵一江这一批干部学员的教学训练创造了 T 学

院、也是 T 兵种系统军事专业课教学的一种典范。站在讲堂上的教员大多是从书本到书本，坐在课桌后面聆听的倒是实战经验丰富，课堂上所列举的有关战例，有一些新增补的内容就是这场刚刚结束的南线战斗，而对于这些学员来说这正是亲身体验犹如昨日。更奇的是，其中有一次以连为单位进攻的战例正是赵一江指挥的。因此这课就讲得极有意思，教员常常走下讲台做听众，学员上了讲台，结合当时的实战条件，分析讲解得头头是道绘声绘色。当然大多属于事后诸葛亮，但总比雾里看花水中望月要生动精彩得多。

这场影响深远的教学改革是由战术教研室率先推出的。当时的战术室主任就是舒雯的父亲王树堂。在淮海战场上王树堂所在连从国民党军队手中缴获一辆坦克战车，王树堂第一个爬上去；但却无论如何也不知道怎么才能把顶盖弄开，急得他用枪托在顶盖上一通乱砸。不想这一砸改写了他从此往后的军旅生涯，他终于成为一名坦克兵。王树堂直到老也没能改变他从陆军带来的作风，哪个学员三步还不能登车，他就会抬脚助他一屁股之力，并对其他学员说：这就叫雷厉风行。

在王树堂没当院长之前，他有两点常常成为人们课间休息时的话题：一是王树堂身材矮粗，其貌不扬，怎么会弄出一个如此花容月貌的女儿？人们在舒雯的身上看不出一丁点儿属于王树堂的遗传基因。舒雯继承了她母亲、一个在战争年代的行军路上打着竹板传颂英雄事迹的师文工团员的全部优点，所以她婷婷玉立。二是王树堂抽烟过度，声如破锣，却不知怎么把课弄得十分的好。王树堂当了主任后课讲得不多，但听过他的战术课的人都说听王树堂讲课如饮一壶醇酒，他能在沙盘上演示出履带隆隆，战车嘶鸣，一根细细的教棒驱动着数十辆铁甲裹挟着尘土雄风所向披靡；野外作业时，一间破败的民房、一片不起眼的松树林子、一个看似坟冢

的小山包，在他的眼里竟是如此杀机四伏，一念之间便见智见勇。

王树堂课不多，但始终和其他两位副主任轮流跟班作业，他出门必带三件东西：火柴、报纸和旱烟丝。当天的报纸看完后，来上四个对折，撕成十六张方方正正的纸片，其中有一张要当作手纸用，另外十五张全部用于卷旱烟炮。王树堂固执地拒绝着现代化的卷烟产品。他卷旱烟的技术可称绝活，那双粗大的手竟如苏杭姑娘的绣花纤手一样灵巧，从兜里掏出一张报纸片扯下一个两指宽的纸条，均匀地撒上一层焦黄的烟丝，然后伸出舌尖顺着纸边一舔，捏上，再一捻，一根精致的圆锥状的旱烟炮就卷成了。战术室有位教员曾用马表偷偷测了一下王树堂的卷烟时间，从撕纸到一支烟卷完、咬掉锥尖一端并含在嘴上，平均花费的时间是九秒八〇，与美国飞人刘易斯跑完百米所用时间大致相当，而大多数吸烟者从掏烟到点烟所耗时间，通常也不会更快。王树堂后来当了T学院的院长，但是他总是说：这院长没有我的主任当得痛快。

战术教研室主任王树堂常常跟班作业。到了傍晚，他一定要背着手，踱到前一排学员宿舍的平房前看看。这时成天来和赵一江多半是坐在平房的廊沿下，把棋盘夹放在膝盖上专心对奕。成天来的兴趣不算广泛，唯有象棋还算会走几步，所以一丢饭盆就得把赵一江抓住，免得他被其他牌局掙去了。王树堂一过来，劈头盖脑就问：“成天来，你还有心思下棋啊！还不快去把指定作业弄一弄，要不明天你又要出洋相。”却拉住赵一江：“走，陪我转转去。”这一问一拉，明眼人自然能看出其中的亲疏褒贬。成天来心里便很委屈，也很恼火，那时在心里没少骂未来的岳丈大人是势利眼儿，巴结赵一江，无非他爹是个官儿。

其实，在王树堂的心里未必存着这种想法。他只是觉得赵一江是块好料，孺子可教而已。其实他们也不是出去转，而是很快就在

场部院子里的草地上盘腿坐下来。此时，草叶青青，红的、黄的、白的、粉的、紫的花开得遍地都是，夕阳悬于西山之巅，远处微风拂来，松摇叶动，送来涛声阵阵，天地一片苍茫。对于枕戈于训练场的军人来说，这多么像大战之前的山雨欲来。

王树堂先从头上抓下解放帽，吹口气让它鼓满，再平放在草地上，说：“这是七九高地。”

然后从上衣兜里摸出一根削尖的铅笔，插在帽子的右边，说：“这是独立树。”

再脱一只解放鞋放在帽子的左边，说：“这是独立房屋。”

又解下腰带，往中间一横，说：“这是小青河。”

审视一番，犹觉不足，便脱了另一只鞋，倒扣在裤裆处，说：“这是红军的集结地。”

阵势还是没摆好，便又扒了赵一江的一只鞋，放在赵一江的裤裆处，指道：“这是蓝军的集结地。”

赵一江暗自庆幸这里所学的只是连进攻战术，如果进修的是集团军协同作战，在这个傍晚非要被王主任扒个浑身精光不可。

舒雯就是在这种时候出现在他们面前的。那天，训练场的给养车回去拉货，王树堂便给家里打了个电话，让女儿搭车过来给自己送一些烟丝来。舒雯当的是文艺兵，在北京军区一个军的文工团里当舞蹈演员，还曾经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露过脸，当然那时她只是一群天使中的一个，字幕上连名字也没留下，一个“等”字就略过了。此时舒雯正休假在家，她非常愉快地接受了父亲交给的任务，她用一个大信袋装上烟丝，背上她的海鸥牌一二〇型照相机，风尘仆仆地赶到了训练场，此时已是薄暮时分，她径直走向草地上的父亲。王树堂站起来，一手提着裤子，一手拉起赵一江，对舒雯介绍说：“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那个赵一江。”赵一江金鸡独立，狼狽地